DOI:10.13288/j.11-2166/r.1984.04.034

岁，营业员。患者每次月经来后，少腹疼痛，量少而色淡，面色苍白，伴有恶心，呕吐清水，脉沉迟，苔薄白，乃血虚有寒之象。予经期前开始针灸，取关元(加灸)、次髎、三阴交，配合谷、足三里、归来(加灸)，经期间佐以温经散寒、理气止痛之剂内服，针灸三次，服药5剂，疼痛大减，平时再以归脾汤加减，服10剂，下次经行前又予针药兼施而愈。翌年生一女婴。

孙老善于针药兼施，相机而行，针、灸、药物三者相辅为用，可以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，这给我们很大启示。善用针者，除了注重针灸学理论研究和手法的探讨之外，应加强中医药学的修养和运用，才能更好地为人民解除疾苦。

以上介绍的是孙老在针灸临床中的部分经验，这些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发展针灸学，是很有教益的。

白塞氏综合征2例治验

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北京医院　赵　为

例一：甘××，男，29岁。1965年在南京某部医院行阑尾切除术，术后发烧不退，伤口感染，且发生肠瘘，后转入上海某医院，经多方会诊，诊为白塞氏综合征。腹部先后行脓肿切开术11次。1971年5月21日转入我院。病人病后一直发烧，体温波动在37.3～38.5℃之间，伴口腔及龟头溃疡。面色微红，口唇干，小便黄、大便干溏不定，舌暗微红，苔黄白微腻，脉弦、重按无力。曾予以对症及支持疗法并配以清热祛湿之中药方剂，未见好转，后又以滋阴清热法治之，仍罔效。遂邀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赵锡武老中医诊治。

症见同前，舌暗苔微腻，脉浮弦重按无力。赵老认为本病是湿热内蕴，郁蒸发热，病邪久恋，元气亏损，脾胃虚弱，正不胜邪，故尔缠绵不愈，治以扶正祛邪。以形证论之，恰与金匮所载狐惑病相近似，处以甘草泻心汤加减治疗：红人参9克，生甘草9克，黄连9克，黄芩12克，生姜6克，半夏6克。另生甘草12克，苦参9克，煎水漱口。

服药12剂，体温下降至36.2～37.4℃，腹痛腹胀好转，食欲增进，能下床活动，体重增加，但口腔及龟头溃疡如故，舌暗红苔滑腻，脉转细滑。再次请赵老会诊，赵老认为病人元气渐复，发热渐退，热已减而湿邪未净，拟三仁汤化湿为主：草蔻仁9克，杏仁9克，薏苡仁15克，半夏9克，厚朴9克，滑石18克，通草4.5克，橘皮9克，黄连6克。

服药10剂体温降至37℃以下，口腔溃疡及龟头溃疡明显好转，体重增加5公斤。原方再服4剂，并服黄精丸半袋，每日2次，其后停服汤药，只服黄精丸1月，病人体温正常，口腔溃疡及龟头溃疡愈合，康复出院。

例二：李××，男，21岁。病人间断发烧2年。患者于1969年11月感冒伴发烧，周身无力，关节疼痛，食欲减退，并出现口腔溃疡，阴囊及龟头溃疡，体温最高达38.6℃。于1971年11月29日入院。入院后诊为白塞氏综合征。病人烦躁不安，口渴喜冷饮，长期发烧，舌微红，苔薄，脉弦微滑，小便黄而浊，治以滋阴利尿，清热除烦：生地30克，丹皮12克，地骨皮12克，莲子心6克，竹叶9克，沙参30克，苦参30克，马兰子9克，车前子12克，丹参30克。

服药后小便清，心烦减轻，睡眠好转，其他症状同前，继以滋阴清热祛湿：沙参30克，元参30克，苦参15克，丹参30克，石斛9克，天麦冬各12克，花粉15克，黄连9克，扁豆15克，薏米30克，鬼箭羽12克，生地炭15克，银花炭15克。

药后阴囊及龟头溃疡面缩小，但大便秘结，发热不退，舌微红，苔薄黄白，脉弦，以滋阴清热，解毒通便：川军9克，银花30克，连翘9克，栀子9克，黄芩9克，沙参30克，天麦冬各12克，丹皮12克，石斛9克，丹参15克，鬼箭羽12克。

服后大便通畅，阴囊龟头溃疡愈合，体温降至36.4～37.6℃，口腔溃疡仍有，口干咽痛，治以清热利咽喉：元参30克，生地9克，马勃9克，锦灯笼9克，板蓝根9克，丹参30克，苦参15克，丹皮9克，花粉9克，北沙参30克。

药后发热退，偶有37.2℃，口腔溃疡好转，舌微暗红，舌苔薄，脉弦细。服养阴清肺膏，每日3次，每次2匙，香砂养胃丸半袋，每日1次。前后共服药4个月，痊愈出院，随访至今未复发。

(C)1994-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